



异乡， 这么慢那么美

王蒙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异乡，那么美
这么慢

10

太阳鸟十年精选

王蒙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王蒙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乡，这么慢那么美 / 王蒙主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205-09133-0

I. ①异…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8413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 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60mm×230mm

印 张：14.25

字 数：224千字

出版时间：2018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维宁 艾明秋

装帧设计：丁末末

责任校对：王绍斌

书 号：ISBN 978-7-205-09133-0

定 价：43.00元



这套“太阳鸟十年精选”所收录的文章均选自过去十年我为辽宁人民出版社主编的太阳鸟文学年选。太阳鸟文学年选作为每年国内出版的多种文学年选中的一种，已经坚持了近二十年。它说明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太阳鸟文学年选具有相当的历史性，表现了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们的坚持不懈，这也是年选权威性的一个方面。

太阳鸟文学年选近二十年来，纳入其编选范围的文体大致六种，即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和杂文，这一次编辑将选文的体裁限定在了“美文”，杂文记忆中也只选了三四篇。整套书共十三种，包括《途经生命里的风景》《异乡，这么慢那么美》《故乡，是一抹淡淡的轻愁》《这世上的“目送”之爱》《历史深处有忧伤》《愿陪你在暮色里闲坐，一直到老》《你所有的时光中最温暖的一段》《那个心存梦想的纯真年代》《一生相思为此物》《掩于岁月深处的青葱记忆》《在文学里，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艺术，孤独的绝唱》《那个时代的痛与爱》，除《那个时代的痛与爱》主题相对分散，其他内容包括国内外、故乡亲人、历史人物、童年校园、怀人状物、读书谈艺，可以说涵

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可供阅读群体广泛。集中国十年美文创作于一书，这个书系的作者也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尤其是散文写作的大量作家，杨绛、史铁生、袁鹰、余光中、梁衡、王巨才、王充闾、周涛、陈四益、肖复兴、李辉、王剑冰、祝勇、张晓枫、刘亮程、毛尖、李舫、宗璞、蒋子龙、陈建功、李国文、刘心武、李存葆、陈世旭、梁晓声、陈忠实、贾平凹、铁凝、张承志、张炜、余华、韩少功、王安忆、苏童、周大新、格非、迟子建、刘醒龙、刘庆邦、池莉、范小青、叶兆言、阿来、刘震云、赵玫、麦家、徐坤等。还有黄永玉、范曾、韩美林、谢冕、雷达、阎纲、孙绍振、温儒敏、南帆、陈平原、孙郁、李敬泽、闫晶明、彭程、刘琼等艺术家和评论家。他们的阵容，令人想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为了“优中选优”，我重新翻阅了近十年的太阳鸟文学年选散文卷和随笔卷，并生出一些感慨。文学应该予人以美，包括语言之美、结构之美、韵律之美，更包括思想之美、情感之美、叙事之美，言之有思，言之有情，言之有恍若天成的启示与灵性。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念念不忘，文章也是如此。重读这些当年选过的文章，依然让人或心潮澎湃，或黯然神伤，或感同身受，或心向往之，一句话，也就是我最入迷的文学品性：令人感动。

大概十年前，为了继承和发扬赵家璧先生在良友图书公司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我曾为出版社主编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我在序言中曾说，文学是我们的最生动、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史”。我希望这套选本，也能不辜负读者与历史的期待。



2017年9月



杨牧之	傍在蔚蓝的大海边
	——南非纪行 001
赵 政	美国演出季 010
李建纲	瑞典美人(外一篇) 021
赵 政	在孟买,她的名字叫加尔各答 029
林宋瑜	徒步悉尼(节选) 041
李 辉	卡夫卡,无处不在 060
汤世杰	芬兰湾的阳光 069
邵 丽	在远方 074
余光中	佛罗伦斯记(节选) 084
王安忆	音乐生活 096
戴 睿	爱尔兰:文学与记忆 136
罗瑾瑜	德国杂感 146

王 炎	慕尼黑的一个秋日 155
徐小斌	英伦十二日（节选） 164
韩少功	守住秘密的舞蹈 184
汤世杰	在红场闲逛 206
孙小宁	乌斯怀亚式的乡愁 215

傍在蔚蓝的大海边

——南非纪行

杨牧之

没去南非之前，我就听说过一个故事，说举世闻名的五千米、一万余米长跑世界冠军非洲选手伊夫特，第一次参加田径对抗赛时，因为不识字，看不懂电子荧光屏，少跑了一圈；第二次去伦敦参加比赛，又因为听不懂英语，看别的乘客中途换机下飞机，他也跟着下，结果费尽周折，赶到伦敦时，比赛已经结束。当时，我只觉得黑人实在没文化，竟闹出这样的笑话。由此及彼，我脑海中的非洲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到过北非，到过撒哈拉沙漠中的小镇，住在浩瀚的大沙漠的饭店里，漆黑的夜晚，万籁俱静，远处传来洪亮的阿訇召人祈祷的声音。声音过后，更加寂静。南非是不是也这样的神秘？

我这人有福气，梦想的事常常就能实现。今年六月，南非出版商协会发来邀请，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首届书展，真是天赐良机。

我们从北京出发，飞行六个小时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又飞了十四个小时到开普敦。算下来，光飞行就有二十个小时之多。走下飞机，已经

疲惫不堪。然而当我们到了下榻的宾馆，那出乎想象的景致让我们疲劳顿消。

宾馆就在大海边，只有六层，是一座很典雅的楼房。整座楼都是白色，门、窗只有深白和浅白之分。一座白色的楼，傍在蔚蓝的大海边，在阳光的照耀下，真让人心旷神怡。面向大海的窗户，在海水和蓝天的映照下，玻璃发出淡蓝色的光，大楼又像一块蓝色的水晶。推开窗户，海水正涨潮，水珠溅上阳台，湿湿的。南非，这么美丽，这么惬意，谁能想象得到南非是这样的呢！

—

这种心情让我精神抖擞，放下行李就去参观书展。

这是南非历史上第一次国际书展，也是非洲历史上第一次国际书展，所以，非洲的主要国家都派团参加。书展办得很有文化。整个书展虽然只有四百多个展位，但汇集和招徕了包括非洲、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在内的几十万种图书和重要出版商。书展的宣传画是一个眯着眼的人头像。我们很奇怪，怎么那么像秦始皇兵马俑头像呢？问他们才知道，原来那是非洲原住民的头像。从现在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很多研究工作者都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从古代猿类进化到现代人，考古学上的五个阶段（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猿人、尼安德特型人和现代人），非洲体现得最完整。细想想，照这样的情况看，非洲岂不是我们人类的故乡吗？书展主办者用这样一个头像画作为会标，有历史感，体现了非洲文化的深厚积淀。书展主席对我们说：“你们看，头像上的眼睛是眯着的，那象征着善良和思考。那眼睛是不是也很像你们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对非洲是很友善的。”

展馆的布置很考究，非洲经典图书的专柜、用书影组拼的曼德拉大幅画像、用书和文具造型推出的书展吉祥物，吸引了很多人拍照。新书

发布会、作家与读者交流会、版权洽谈活动穿插其中。特别是一群群非洲儿童，白皮肤的、黑皮肤的、棕黄皮肤的、黄皮肤的，静静地翻看图画书。这种书香气氛，和我到南非之前对南非的认识大不一样，给予我的非洲观极大的冲击。非洲是有文化的。

二

到南非最快乐的事情当然是去好望角。

出城以后，路两边的房屋真是漂亮，一座座二层小楼被绿树掩映着。小楼多半是白色的，红色的门，绿色的屋顶，这大红大绿的在海边显得十分明丽。大大的玻璃窗户，让人感到室内的明亮和舒适。门外用红砖铺的甬路，经过雨水的冲洗湿润润的。不知叫什么名字的红花、粉花、紫花，再加上广阔无垠的蓝天，一派田园风光。有人说，南非是非洲中的欧洲，确实有道理。

去好望角，先到企鹅滩。车还没停下，我们就看见沙滩上仨一群、俩一伙的小企鹅了。这可比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企鹅岛看企鹅方便多了。堪培拉菲利普岛的小企鹅白天都在大海上活动，直到晚上天黑后，才乘着朦胧的月光，一队队从大海上归来。而这里的企鹅都在沙滩上等着我们呢。近处，一块大礁石旁有几十只企鹅，聚在那里，好像在开会。此时，正三三两两地闲聊，是不是会议中间在休息？远处，临近海边，两个一对、两个一对，大概有五六对企鹅，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亲昵地顾盼着，悠闲地前行，很像是情侣在散步。再远处，一片开阔的白沙滩，两只企鹅相向而立，那是一对夫妻吧？面对着大海、波涛，在茫茫的宇宙中相依为命。

车再向前行，已经可以看到好望角了。好望角，这个对我充满诱惑的地方，这个我念初中就知道的地方，曾让我生出多少想象。汽车飞快地跑着，车上的人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准备下车。没想到，汽车

一拐弯，眼前却出现一个翠绿色的海湾，海滩上是白色的沙子，地图上标着：迪亚士海滩。噢，我知道，这个迪亚士是葡萄牙人，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好望角，并命名为“风暴角”的。显然，这个美丽海湾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他的发现之功的。车再稍稍往前一走，一个弧形的突出的山岬耸立在眼前，这就是好望角。果然不同凡响，它那险峻的山岬伸入两大洋中，如同一只巨大的鳄鱼峥嵘毕露。悬崖下，立着一块长长的黄色木牌，上面用英文和阿非利加文写着：好望角·非洲大陆最西南端·东经18度28分26秒·南纬24度21分25秒。

这里的路，显然是在海滩上的鹅卵石中开出来的，路两边尽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路面上尽是碎碎的贝壳。这里的鸟，还有知名的小兽，全不躲人，自顾自地寻找吃食，好像人们不过是与它们毗邻而居的同类。你离它们一二尺远拍照，它们也不走开。看着这呈现着的原始荒凉景象，我顿时产生一种到了地球边缘的感觉，小心翼翼地走路，生怕一不小心从地球上掉下去。

我们急切地登上展望台，往下看去，茫茫大雾，什么也看不到。据说，没有雾的时候，可以看到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壮观情景。大西洋水凉、印度洋水暖，冷暖水在此交汇，所以，气象万千，晴晦多变。险峻的岬角雄立海中，危崖峭壁，浪花飞卷，航船在此常常遇险，定名为“风暴角”还真名副其实。后来印度洋航线开通，人们登上角点，可以眺望壮观的景象，企盼给人们带来好运，便改称“好望角”了。

雾虽然很大，却仍然可以听到角下面的骇浪惊涛。刚离开小企鹅那恬静安乐的世界，没多远就是这样让人惊心动魄的地方，南非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此时，我置身于两洋交汇之处，置身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一种壮丽之情涌上心头。海滩上到处耸立的嶙峋怪石，似乎在提醒我们，三百六十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航船曾在此触礁；一浪紧似一浪的拍岸惊涛更像是在向人们诉说，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里贝克医

生率队在这里为他的荷兰王国修建了征服南非的第一座要塞，接着英国人也发现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开着军舰来到这里与荷兰人展开了血腥的争夺，刀光剑影，樯橹灰灭，最后以荷兰人被赶走而告终；也正是从那时起，这片土地的主人——土著居民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真看不出，在这雄奇壮美的山川之下，竟然藏着这样波谲云诡的历史！

三

到此时之前，我的心情一直很好，充满了对南非这块土地、这里的文化、这里的人民的亲切之感，然而我毕竟只到了两三天，而且停留在好望角上面。我心情的变化是从在约翰内斯堡与导游小卢的聊天开始的。

在车上，导游小卢叮嘱我们，在约翰内斯堡一定要当心，白天，一个人千万不要上街，晚上，几个人也不能上街。他特别告诫我们：约翰内斯堡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说完，他又交给我们每人一份“旅游须知”。材料上有南非官方为外国游客印制的一个醒目的提示：“天黑后或街上无人时不要一人走在街上；夜间外出要坐出租车或乘私人汽车，要向声誉好的出租汽车公司租车；在街上不要拿照相机或佩戴贵重首饰；在市中心行车时要关上车窗，锁上车门，车座上不要摆放任何手提包；如果遇到抢劫，奉劝你不要抵抗。”真是毛骨悚然。谁抢劫？抢劫什么人？为什么治理不了？一连串的问题使我几天来的好心情立刻发生了变化。

小卢见我们不吭声，又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他说，去年国内来了几个朋友，刚到南非，下了飞机，安排好住宿，就兴致勃勃地到街上游。街灯已经亮了，街旁的商店都已经关上铁门，店家从门上的小窗户往外看，都露出惊恐的眼光，以为这伙强盗不定又要拿谁开刀了。因为南非人晚上是不敢上街的，以至于人们一见到夜晚在街上出没的

人，就认为是强盗。

有这么恐怖吗？小卢说，你们不信，我再给你们讲一个这里的顺口溜：“不偷不抢不是黑人，不诈不骗不是印巴人，不说等明天再办不是白人，不赌不嫖不是中国人。”听了这顺口溜，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你这是种族歧视。他马上说：“你们同情黑人，是因为你们没有被他们抢过，你们被抢一次就不同情他们了。”

我问他：“你被抢过吗？”

他说：“不止一次了。”

“你怎么脱的险？”

“被抢过就有经验了，兜里要放点儿钱，不要多，多了损失大；可也不能太少，太少，他们不痛快，抢了你还要打你一顿。”小卢的父亲在南非十二年了，他自己在南非也有七年了，讲起南非来很有点儿老南非的味道。看我们不以他的话为意，他又讲了他家里黑人女佣的故事。

小卢的家里请了个黑人女佣，每月给七百兰特，大约合一百美元。女佣在小卢家干了六七年了，相处得很好，有感情，但她还是要拿小卢家的东西。每当她要回家时，小卢奶奶都会在她的褥子下面发现自己家里的东西。问她：“为什么要偷拿别人的东西？”她说：“我家没有。”“你家没有就拿别人的东西吗？”她便低头认错，保证以后不会再拿。可是下次她要回家时，奶奶仍然会在褥子下面发现她准备拿走的东西。

讲了这些，小卢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别人能不歧视黑人吗？”一个白人跟他说，我们白人头上有旋儿，你们中国人头上有旋儿，猪狗头上也有旋儿，黑人却没有。这话说得多狠毒！

一次，小卢的父亲出了车祸，把一个黑人撞晕了。白人警察过来，看了看，对小卢父亲说，不用着急，赶快去买瓶酒。小卢父亲以为要用酒救人，急忙买回来。只见警察拿起酒，倒到黑人嘴里，然后说：“你走吧，他喝多了酒，自己撞在车上了，怪不了别人。”

我不信，便再次问他，这真是你父亲的亲身经历吗？他说，那还有假！

啊！黑人的生命真的不如一只猪狗！

一霎时，那些美丽的风光似乎失去了颜色，这美丽的、近似于田园诗般的风光下面，还有那么多让人惊诧的故事！我想起我们一直没太留意的拥挤、破烂、低矮的黑人住的棚屋，想起约翰内斯堡的恐怖，想起连小卢这样的外来户也瞧不起黑人，我亲眼看见小卢气势汹汹地对黑人保安大吼的样子，我满肚子对黑人遭遇的同情与不平。

回北京后，很巧，朋友送来一张光盘，说是写南非黑人故事的，刚刚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片名叫《救赎》。故事情节正碰上我的心弦，正冲着我的思虑。片中的阿飞是一个以偷和抢为生的青年黑人，脾气很坏，没有道理好讲，即便是朋友，一言不合，他也会拳脚相向。正是这种性格，他打伤了自己的哥们儿波士顿。别人劝波士顿不要再理阿飞，波士顿说：“也不全怪他，他没有上过学，不明白庄重。”别人问，什么叫庄重。波士顿说：“尊严。”啊，说得太透彻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并不是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就能解决的。人不是只要有了生存权就可以万事大吉。人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但首先得自尊自重。没上过学，没受过教育，连“尊严”的概念都没有，又何以自尊自重。

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两腿残疾的老人到处乞讨，以为是伪装骗钱。当他看到老人确实是假腿，便大惑不解地说，既然“你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为什么仍然继续活着？”老人说：“我喜爱感受街道上的阳光。”“即使用我这样的双腿，我还是感受到太阳的热量。”这些话，此时的阿飞没有办法理解。

那要怪谁呢？这笔账要怎么算呢？过去，南非白人政府先后颁布了四百个种族主义法令，实行保留地制度，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圈定在只占全国百分之十二的土地内居住；实行特定区制度，在城市工

作的黑人，只能住在城郊特定地区，在市区逗留不能连续超过七十二小时；实行通行证制度，黑人随身要带几十种证件，像特定区居住许可证、寻找职业特别通行证、迁移通行证、旅行通行证等。警察有权随时检查，如没有，将受到监禁和罚款。最后，甚至发展到连公园的椅子都写上“白人专用”的字样！在这种野蛮、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统治下，活着尚属不易，哪里还谈得上受教育？我明白了，闻名世界的长跑冠军伊夫特为什么连电子荧光屏上的数字也看不懂！在他东奔西跑地跟从别人上下飞机的焦急中，我感到深深的悲哀。198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原来我们有土地，白人有上帝，后来他们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就闭上眼。当我们睁开眼时，他们有了土地，而我们有了上帝。”这段话在诙谐中藏着无比的深刻。机枪、大炮对着长矛、弓箭，原住民黑人沦为入侵者白人的奴隶。白人明白，黑人越没有文化，越好役使。

在开普敦时，我站在开普敦城标志性的景点——海拔一千零六十七米的桌山上，远处隐隐可见关押曼德拉的罗本岛。用望远镜仔细地望过去，环岛的路，高大的电网，西南角上几间房子，这大概就是曼德拉的囚禁处了。我心里想，曼德拉为了黑人兄弟被关押了二十八年，最后十八年，就是被关押在罗本岛上面积不足四平方米、连平躺都很困难的牢房里，真是一条了不起的汉子。1994年4月，曼德拉当了总统，他取消了公园凳子上“白人专用”的字样，他打碎了种族隔离制度，在法律上，黑人可以和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了。但是，曼德拉的事业完成了吗？

《救赎》中，阿飞在抢来的汽车中发现一个婴儿。这个连杀人都不会犹豫的家伙，在这个无助的婴儿面前，潜藏的善心被唤醒。最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养护婴儿之路，直到自投罗网，把孩子送回，让堕落的灵魂得到“救赎”。这是电影的制片人给黑人开出的药方。这个电影获得

了奥斯卡奖，说明评委赞赏这个药方。这个药方真的灵吗？如今，造成犯罪的原因已经不是单一的种族问题，还有巨大的贫富差距，难以消除的偏见和误解。“救赎”能不能解决这社会中数不清的矛盾？救赎黑人犯罪者的灵魂，那么白人掠夺者的灵魂呢？

这时，我猛然想起这南非历史上第一次的书展。书展的主办者那么卖力气，他们和法兰克福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书展商合作，他们邀请八方宾客参加，他们把书展的海报、宣传品四处张贴，可谓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他们不就是想要提升南非人的文化水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庄重、什么叫尊严，从一条什么路走向尊严吗？

从南非回来之后，每当我想起那些美丽的风光时，我几乎都会立即想起开普敦城郊那些拥挤、破烂、低矮的黑人住的棚屋，但是我随后会想到书展，想到书展上兢兢业业、忙忙碌碌的男男女女。

原载《散文海外版》2007年第3期

美国演出季

赵 玮

永远的《卡门》

在波士顿中心广场的一家报刊亭前，一张波士顿芭蕾舞团的海报，说不久后将有一场演出——波士顿芭蕾舞团自己创作的《卡门》。听说波士顿芭蕾舞团来华的时间很早，记得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出，不久后，波士顿芭蕾舞团也来到了中国。我忘记了那一次演出的剧目，但对曾在黑白电视上观看过的这场演出却记忆犹新，于是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卡门》。

《卡门》是一个艺术的经典。这是被梅里美讲述的寓言式故事，无论用何种方式，也无论讲过多少遍，似乎都不会过时。所以才会有无数的艺术门类，诸如歌剧、舞剧、电影、话剧，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地重述《卡门》。

在瞬间的静寂中，骤然地，乐声响起。于是一种莫名的激情涌动，因为那是我们多么熟悉的《卡门序曲》。只是《序曲》被扭曲着变奏